



鯤庭弟文序

陸圻

鯤庭之人與文同學諸子既詳哉其言之矣予請置
外事而獨舉內事可乎內事者何門內事也門內事
者何兄弟三人之事也往予兄弟性不喜受書今年
例有鄉比好事者無不發憤習讀鯤庭梯霞于春王
之朔卽奮迅入山陳篋數十履戶外有禁聞戶外事
有禁堅明約束無過此者不三日而大雨雪雪滿山
野寒威苦人卽浩然有歸志薄暮破關大呼命屐此
其驗也越數日子亦攜笈至至則無所事日夕偕鯤

庭梯霞。過酒家。向主人索醉。然實不持一錢。有相窘者。輒解敝衣付之。一日解衣得斗酒。更得蓴羹一器。肥芹半肩。梯霞方鼓掌。誤震杯案。瀋在地。不可拾也。於是但爲蟬飲。而罷罷卽放歌。鯤庭奏清麗之聲。梯霞變剛俠之調。予進長笛和之。西陵橋下。聞者莫不起舞。或有出涕者。然予輩處湖上久。頗能刺船。予蕩槳鯤庭用篙。扁舟各駕。馳騁中流。如水戰之狀。梯霞望之。欣然欲往。於是解衣入水。然非吳越之善沒者。亦竟不得到。但理澡浴。捕魚蝦。以自解免而已。時或天氣清朗。名花發榮。都人游女。乘蘭贈芍。車輿填咽道左。不得過。予三人亦聯袂縱觀。科首狂醉。有何人焉。者相揖于大堤之上。而曰。嘻。良勞苦矣。然陶士行分陰可惜。公等年少。終日不治書。當奈何。予曰。非也。方今游士中。祖父爲吏者。咸綺襦統袴。駿馬名騅。家人臂鷹牽犬。遮擁前後。歸去則銀燭在堂。妖姬曼兒。撥琵琶。動阮咸。羽觴數行。微聞薌澤。以樂也。僕等卽不肖。大人亦爲邑長吏。歲時所入。罕有民錢。而納履踵決。強顏自支。獨此拓落。嬉娛不曉。文理差。自附於

公子王孫之列。奈何復欲僕等束縛一室。低頭苦吟。耶。彼乃以我爲非人。恚怒以去。今不幸而鯤庭上書。北行矣。藉令姓字更得榜春官之門。則上者得曹郎。諸職次亦不失爲州郡耳。手版對人。簿書在榻。卽欲卧遊西陵。豈能遂其志哉。而梯霞從此三年。事更有不可知者。則予左顧右盼。不免有塗窮之慨。雖然。梯霞之後。尚有幼弟三人。大者十三。小者五歲。稍需日月。當亦絡繹可用。就而招之。必復豪恣善戲。勉努能飲。於是相與翻伯鸞之新聲。發黃公之舊酒。陸子麗京也者。雖自謂羲皇上人。當無吳楚稱尊之誚矣。

王丹麓曰。潑墨淋漓。人文並現。

折柳集序

辛民

春秋與國。卿大夫互相聘問。道盛衰。述憂危。託妻孥。謀生死。雖國井各殊。稱密交焉。及其別也。贈之以詩。或以義勸。或以智勉。兩人之懷。艸木俱動。情之至也。士不得志。悽然於道路之間。親戚不可依。而輕違鄉邑。友生不可仗。而前征不休。可不謂窮乎。然天涯之曠。落落數子。友山川而偕星辰。不割泣於榮辱。不爭械於成敗。聚而飲酒。起而擊歌。士雖不得志。亦何至鬱鬱瑣尾。怯無一言。耶。江文通曰。黯然而銷魂者。惟別

而已。然則天地無極。人命如霜。嘉會未幾。與風俱流。人誰無情。能不感哉。予與公遠。亦兩三別矣。曾未登灞橋。一問路近遠。今讀諸君子河梁之詞。舉首問天。慷慨如怨。亦猶予與公遠黯黯之意也。爲序其集。以待唱驪歌者。

王丹麓曰。別緒千端。抽毫黯結。何須更唱渭城。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張綱孫

吾聞新安之風俗。人輕於去其鄉。毋論窮邊僻壤。山陬海澨之間。蠻貊荒落之處。卽荆吳燕趙。秦齊巴蜀。千里之外。莫不擔囊而去。足繭而往。其水行山宿。棧崖亭障。榛莽丘墟之所踰越。毒風淫霧。冰雪瘴煙之所飄忽。以及蛟蜃鱐魚。虎豹狐狸之所侵噬。蛇呼蜮射之所隱害。高灘奔溜。羊腸鳥道之所艱險。往往父攜其子。兄挈其弟。束其資斧。改舟易馬。夙興夜寐。雞鳴而行。日薄而託。更歲月而至。以求什一之利。至則

此段序七
卷冬列烈
風漂霞飛
雪之所激
也朕朕

買屋構室而居。若將終身。雖土風燥溼寒煖之異宜。飲食衣服言語嗜好之不同。靡不安其居。和其俗。如忘其所謂新安者。久之而一二十年。或五六十年。百年數傳而後。罔罔然莫知宗族閭黨之所聚。井邑墳墓廬舍對木之所在。妻子之所寄。其容貌動作。伏臘婚娶。皆反從乎異鄉之人。而或有人問之。其子孫知之者。不過曰。吾記吾之祖父乃新安人也。吁。不亦大可哀也哉。今者吾友孫君無言。亦新安人也。去其鄉而之維揚。夫揚州之於新安。道路之遠近。不過八九

百里。日不及二旬。非如窮邊僻壤。山陬海澨之異其地。蠻貊荒落之異其隩。荆吳燕趙。齊秦巴蜀之異其區。不待車弊人倦而至其鄉。無有棧崖亭障。榛莽丘墟之隔。無有毒風淫霧。冰雪瘴煙之苦。無有蛟蜃鱗魚。虎豹狐狸。蛇蟻之傷。與高灘奔溜。羊腸鳥道之阻。裹糧而往返。如不出乎其里。舟不必改。馬不必易。其所謂風土之異宜。則春而桃花之波。夏而梅雨之澍。之同。其時也。其所謂飲食衣服言語之不同。則蓴鱸之味。羅綺之飾。少長之羣萃遊處之同。其性也。行李

之不勞頓如此。好惡之習熟又如此。居揚猶之居新安也。乃孫君必欲歸其故鄉。早決計於十年之前。而未嘗一日忘於胸中。且曰吾將歸黃山也。豈其真有孤客遠寓之憂。而以歸爲樂土哉。蓋黃山爲新安之名山。吾未嘗至焉。其峯巒之嶒嶸。吾不得而知也。洞壑之幽奇。吾不得而知也。松篁泉石之美。麋鹿猿鳥之樂。吾亦不得而知也。吾雖不得而知。而意孫君之久而思歸。歸而必於黃山。則必極其隱居之娛。而可以白首扶杖。而徜徉孰知。皆非孫君之意也。孫君以爲新安之人。果於輕去其鄉。宗族間黨不顧。井邑墳墓廬舍不顧。妻子不顧。漸遠於禮義。而流於殘忍刻薄之爲。是以發憤而決欲歸。以行其人倫忠厚之義。根本之化。使曉然知水之有源。木之有幹。家親厚而俗敦龐。以成其嫻睦之風焉。故雖邇如維揚。而必欲歸也。然則黃山云者。蓋有託而言者也。孫君其獨行古之道者歟。予於將行也。乃發明其意。以序送之。

王丹麓曰。蓬勃蓊蔚。醜恣絕倫。

樂子尹詩序

鄒祇謨

昔劉戶曹自序云。予於馮敬通。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乃予於樂子。亦云。樂子卓犖不羈。膽幹殊快。詭並張融。迂同阮放。而締交托契。激烈飛揚。予則嶽崎歷落。舉動可笑。求友十年。自負金石。此一同也。樂子才略博綜。較襄陵之斷簡。識尚書之古文。經史十事。能對其九。予則達旦燎麻。睡餘藝髮。所見不廣。輒求異書。此二同也。樂子天懷簡脫。嵇琴阮氣。臨鍛竈而不廻。著犢鼻以自醉。九流賓客。舉扇一搗。予則土木形骸。

不自藻飾。雜坐飛觴。顏焉自放。卽復相遇。目擊而已。不能舉手。此三同也。樂子神鋒敏麗。姿制流靡。一蒂連文。而珠流璧合。千條拆緒。而電引霜開。而予文體懦鈍。應答浮疎。賦詩則飲酒。三升。屬辨則隱几。終日。此一異也。樂子少有王藉之譽。長同劉顯之名。十三操制義。二十舉明經。迨至戎馬縱橫。鉦鼙互發。遂爾不簪不帶。草屨柴車。而予與世浮沉。見夫鳴騶結騎。飛蓋揚旂。輒致自傷貧賤。此二異也。樂子長卿慢世。元亮閒情。凡鬪雞走馬。擊鞠彈碁。回鶻之梨園三部。珠蟬之翡翠十千。莫不飲酒殊工。風流頓異。而予支離萱對。任命膏酥。等瘖士安。學癡山簡。弱不好弄。木人石心。抱朴所以學僊。幾卿于焉垂涕。此三異也。樂子述零陵之哀章。發晉陽之憤句。亦復葡萄之製。名重大邢。蛺蝶之篇。才高北庾。遂使僕射流連。湘東諷詠。而予終朝點綴。分夕沉吟。彥和之論。未鬻車前。士澁之詩。誰題壁上。聲塵銷歇。將同秋艸。此四異也。而予至梁谿。一過樂子。必促膝賦詩。銜杯引緒。賞心樂事。所寄伊人。每當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傷伏生之懷。

抱。感。謝。客。之。羈。遊。未。嘗。不。音。塵。數。嗣。結。想。餘。流。也。而
况乎西園歌舞之夜。握手徘徊。東籬竹對之間。論心
慷慨者乎。若夫樂子之詩。自建安以至大曆。夫人皆
能言之。予亦何必以此言樂子。樂子亦何俟乎予之
言之也。

王貽上曰。格奇縱。波瀾尤濶。

王丹麓曰。兩兩爭奇。雄辨颯舉。

代胡匄聞自序

王嗣槐

予天之散人。性質木。口不能辭說。一切世味。無甚留
意。登高山。倚危石。俯視白雲。如水波粼粼。偃仰移日。
不復知人間事。生三歲。予父見背。慈母抱哺。惟謹。卒
有疾。季主倉公之徒。屢相錯戶外矣。始總角。就外傳。
日誦十數言。強記。自以體羸。不耐攻苦。費傲光陰。不
能揣摩成一家之術。稍長。母猶任其簡脫。不拘以家
務。有過不庭責。爲閉閣。不御七箸。予惶怖伏地。因親
戚肉袒謝罪。母泫然流涕曰。未亡人少遭家難。一生

所寄。僅在此兒。每念古人慈訓有方。何以報先人地
下。但使爾出入里門。不爲浮薄子。舉策數馬。尚希萬
石遺風。吾性剛急。若不復自引。吾不惜此餘生矣。母
以焦勞甚。成瘵疾。時昏蹶。予驚號狂走。不知所爲。惟
北向持斗神名號。禮金粟影于七燈下。冀以身代。良
久。乃甦。大似扁鵲所云。號太子尸。蹶也。因嘆人命危
促。桑榆幾何。古人爲親。屈恨不逮時。決志下帷。就試。
補弟子員。未幾。遭時變。弄兵萑苻者。所在麻起。予拊
膺慟曰。嗟乎已矣。夫復何言。使當世賢長者。奉單詞
爲子母壽。足以不恨。予旣瓠落性。又善愁念。欲就閒
不嬰世務。以租稅所餘。別構小圃。左聯桑。畎右帶溪。
水繕垣。築宇大都。規醉吟先生草堂之製。漱清泉。拂
蒼石。亦自有濠濮間意。良朋卒至。寄暢琴奕。牀頭道
書數帙。暇時披覽。間有歌咏。以興至爲適。非有仰屋
著書之想。昔袁夏甫欲投迹深林。以母老。築土室相
就。尚子平爲子女嫁娶畢。便勅斷家事。予竊慕其爲。
人心向往已久。慮世事紛紜。倉卒變起。雖復金谷藍
田。轉眼頽燼。追味斯言。如何可保。若十年以後。遂了

世緣予將從五嶽名山之志矣。脫不見諒。以丈夫雄飛相勉。此自有厚福者爲之。非鄙人之所能也。

陸麗京曰。情旨在魏晉之間。正自與古人不遠。

柴虎臣曰。潘詞樂旨取足一方。讀之使人颯颯有

出世想。

王丹麓曰。清醇樸茂。自是六朝佳境。

燕山梁園春宴賦詩序

王嗣槐

梁家東苑。鄴水西園。臨臺以高柳。裁篇陟阪以秋蘭。染翰以故重遊池沼。惠連申白雪之詞。延望樓臺。康樂擬澄觴之什。風流緬邈。愾寤如何。於時青鳥司開。女嬃馭節。玉河柔柳。舒遲日於層冰。上苑芳梅。散條風於寒谷。沙丘解凍。已舞元禽。石壁藏雷。先鳴彩翟。眷言良會。爰飭行廚。茹含白露。還雜辛盤。核剖青城。頻傾羽爵。爾時英彥。妙絕時人。或金閨通籍。揮毫鳳池。或石戶遺榮。微吟蓬徑。南州雅士。並轡天莊。上國

通材來遊都輦。發言爲論。拈韻成詩。鼠鬚三寸。灑潤
臨池。魚卵一枚。流葩拂石。湧泉垂露。並追擊鉢之音。
鵲顧鸞迴。俱擅倚鞍之手。豈有賦几不成。無復引杯
如數。昔陽雲以大言綴賦。猶謂其主不文。小山以叢
桂分篇。尚恨其徒罕述。若茲鼓吹。並極擅場。以古準
今。亦云盛已。嗟乎。南皮旅食。斯樂難量。山陽酒壚。爲
歡何已。季倫游宴。頗爲性命之談。逸少幽情。輒有死
生之論。編排姓氏。記述詩歌。後之視今。猶今視昔。遂
使黃金舊址。宛然雪花。芳風禡石。名都便是。雀臺高
唱。

王丹麓曰。天縱艷才。觸手皆琳瑯錦綺。

送張祖望遊燕序

毛先舒

古人云。人生豈鹿豕。安得長相聚。况良友遠別。倏聞山川。渺焉生愁。曷其能已。張子。高隱士也。邇乃因人作客。揮手辭家。言之薊門。展眺陵闕。車渡易水。古風猶寒。覽古悲歌。興可知也。然燕趙古繁華。儁俠之鄉也。今張子頽唐布衣。不作邊幅。居然枯骨。去登金臺。將使郭隗然疑。樂毅含笑。復何爲哉。不如休矣。雖然。張子此行。固不得已。一二難悉。我其知君斯別也。北風爲霜。曉月挂對樽中。酒盡門外。馬嘶恐似婦人。不

肯揮淚愁咽之極。形乎文詞。足下去我且三千里。別我當一二年。浮雲空來。莫寄短札。遊衍之暇。倘懷故人。但出茲文。玩之以當錯刀之贈。可也。若報我瑛瑤。與否是在子矣。

王丹麓曰。節短而幽。氣悲以壯。

擬張季鷹秋風思歸自序

唐德亮

人。生。適。志。何。必。通。侯。身。後。得。名。不。如。杯。酒。遙。遙。羈。宦。
感。時。序。而。生。悲。苒。苒。歸。心。慕。物。情。而。寄。興。斧。臺。似。玉。
乍。驚。一。葉。先。零。官。道。如。繩。忽。見。千。條。漫。舞。涼。意。已。歸。
于。白。袷。寒。光。欲。上。乎。紅。樓。况。是。愁。人。不。樂。京。華。之。美。
無。如。鄉。思。難。堪。羈。旅。之。悲。遙。望。吳。門。匹。練。曉。垂。煙。際。
溯。懷。笠。澤。羣。螺。暮。浴。波。間。豈。無。勝。侶。偕。行。載。明。月。於。
江。上。亦。有。高。蹤。獨。往。採。秋。色。于。湖。漣。競。擷。冰。蕓。紫。玉。
絲。絲。若。線。新。供。鱸。膾。朱。鱗。齒。齒。成。金。一。嘯。飛。觴。雲。生。

衣袂長吟遣日。風發簷楹。良會難逢。自可優游于野。
服嘉肴足荐。奚爲匍匐于都門。念此欲飛。思之甚樂。
嗟乎。洛陽塵滿。生憎撲面。催人少室風高。遮莫吹衣。
送客願言長往。何心更慕邀榮。決志遄歸。有物差堪。
慰寂。歸雲自駛。倦鳥知還。自號季鷹。每秋風而欲舉。
愧于微祿。敵尊鱠以難償。歸與歸與。及鹽豉之未下。
行矣行矣。操絲綸而往從。

王丹麓曰。清興唱高言。自覺口齒歷歷。

擬晉諸名士集洛水序

虞黃昊

時方令序。節屆芳辰。欣屬勝遊。便成佳賞。相與解帶。
披襟。旣翕且飭。追老氏之微辭。慕蒙莊之雅志。側官。
朝宁。結想雲霞。雖從枚馬之後。都成巢許之懷。弦管。
不御。觴爵無譁。宛彼水濱。可供洗耳。休茲名瀆。遂擬。
乘槎。混彼此於一形。齊物我乎大塊。無煩不祥之祓。
詎勞采芻之譏。於時雅彥雲羅。共恣遨戲。名賢畢至。
聿號心期。或策馬以縈迴。亦陳書而靡倦。竹林非遠。
崇有無垂。秉燭夜遊。繁星並燦。揮毫命賦。皎月同輝。

雖復彈棋拂局於魏宮。妙伎轉喉乎車子。瑤臺綺館。曾貯妖娥。舞掌倚風。成名巧笑。皆無與於芳遊。難共呈夫雅翰。要使梁園諸子。王郎同時。許下羣才。鄴臺齊侍。自可比其墨妙。滌彼塵氛。斯稱白雪之音。適在陽春之序矣。凡我良友。各奏名篇。僕也不材。有慙短唱。

王丹麓曰。清言灑如。宛然晉人。可云善擬。

盛兼兩詩題詞

龔鼎孳

僕至虎林。時惟春仲。溪梅風定。人柳煙繁。羈旅如歸。湖山卽主。西陵腸斷。猶聞環珮之聲。南國香銷。莫記笙歌之路。于焉翔泳。漸習舟筇。隱几卷簾。遊仍是臥。荷風桂月。暑忽兼秋。情隨一往。而淡態歷四時之變。間枕安于藥裏。遂徑老夫蓬蒿。有客無雙。厥稱兼兩。負孝章之秀質。含天目之靈芬。家在畫橋。墻隣草閣。淡燈夜雨。幽吟時出于高樓。碧對垂楊。坦步每遲于花外。推敲旣就。冰雪同清。衛洗馬之言愁。茫如江水。

謝元暉之寄眺。人是青山。兼以故里兵殘。徵士之菊
松在望。滄洲興晚。少陵之風日沾衣。心痼烟霞。道成
林壑。抒懷送目。并極斐然。襟情自寫。固詐掾之所長。
婉約多風。出香山而盡解。讀其書。知其人。是云論世
仁者山。智者水。可與言詩。

田髯淵曰。舊麗紆妍。秀出塵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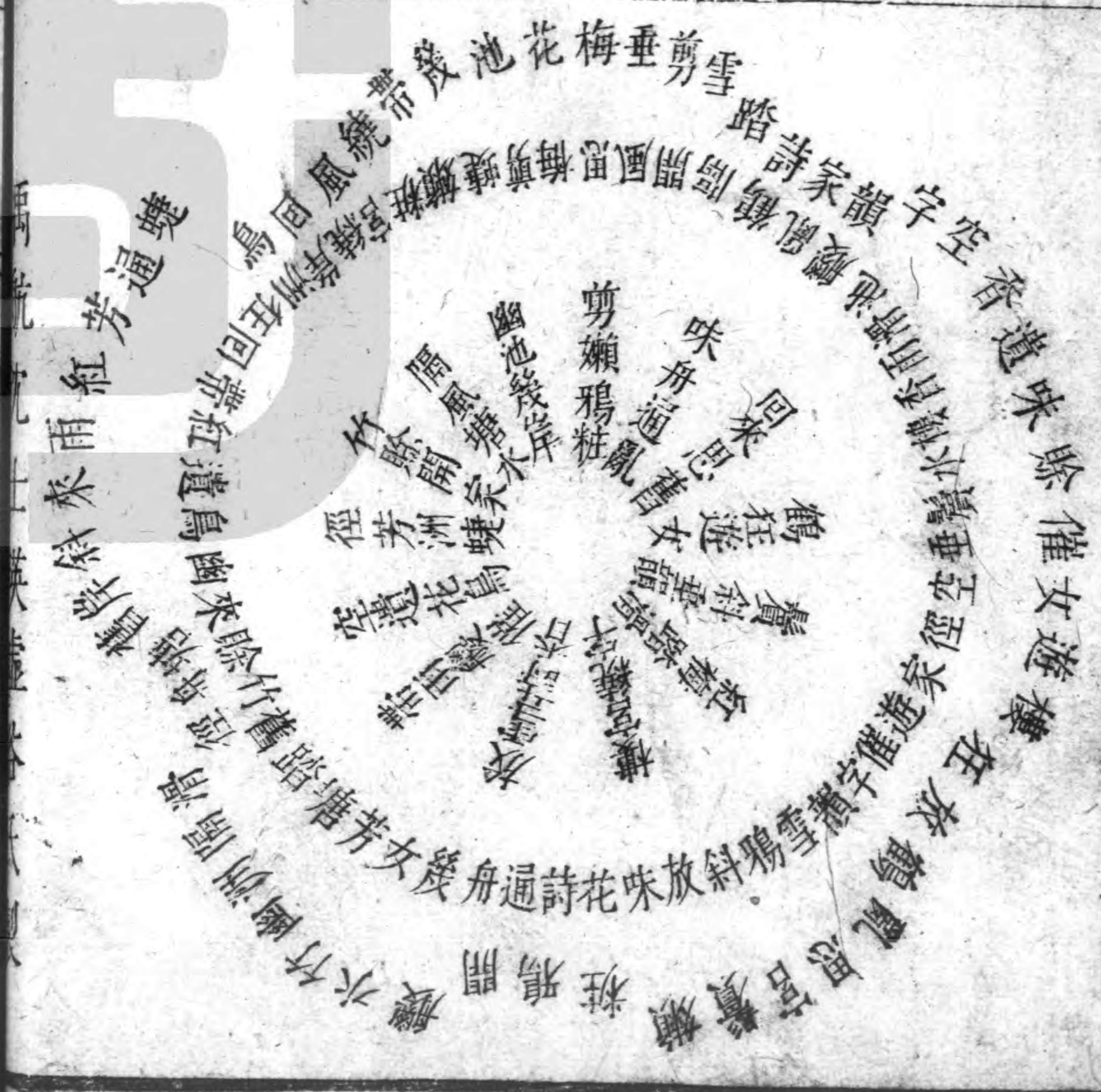
王丹麓曰。決西湖之水。濯此錦章。殆過于蜀。

美人揉碎梅花。廻文圖題辭 附圖 沈士瑛

時惟王月。杖履山蹊。廣植繁枝。間以梅蕊。青女橫吹
於蓼岸。簇簇珠翻。封姨見妬于蘆沙。霏霏玉屑。紅鋪
碧地。綠染金泥。有女如花。踏青步窄。豈無吉士。贈芍
情傷。悵一枝之莫寄。寂寂江南。痛百戰之未魁。淒淒
塞北。值君未嫁。認錯雲英。待我成名。魂銷昭諫。誰知
十年鶴遯。夢久破夫羅浮。雖然半榻詩魔。心日摧於
管笛。借美人以若訴。難比秦川。非王孫之見知。當憐
宋子。詩成三十。腸斷九廻矣。

茲圖順而逆前而後參互讀之。都成韻語。中間讀法。畢備一流。水讀。二回。風讀。三連環。讀。四脫。蟬。讀。五穿。花。讀。六夾。蝶。讀。七斷。雲。讀。八腰。蜂。讀。九旋。帆。讀。十歸。雁。讀。像。名。取。義。神。與。口。傳。計。圖。內。藏。七。言。律。詩。六。首。絕。句。二。十。四。首。共。得。梅。花。詩。三。十。首。自。此。縱。橫。反。覆。衍。而。伸。之。雖。千。百。萬。首。亦。可。得。于。五。十。六。字。之。內。將。不。僅。三。十。咏。止。也。予。今。先。以。三。十。見。端。看。梅。花。兩。字。時。離。時。合。時。散。時。分。猶。採。碎。然。予。因。名。之。曰。美。人。採。碎。梅。花。圖。韻。人。百。出。定。有。知。音。一。片。香。心。因。風。亂。落。

美人採碎梅花迴文圖



徐野君曰玉玲瓏金絡索與將花採碎擲郎前者不同。

王丹麓曰巧手慧心幽懷曠致。

烏有園記

劉士龍

烏有園者。餐雪居士劉雨化自名其園者也。烏有則一。無所有矣。非有而如有焉者何也。雨化曰。吾嘗觀于古今之際。而明乎有無之數矣。金谷繁華。平泉佳麗。以至洛陽諸名園。皆勝甲一時。迄于今求頽垣斷瓦之髣髴而不可得。歸于烏有矣。所據以傳者。紙上園耳。卽令吾有園。如彼千百世。而後亦歸于烏有矣。夫滄桑變遷。則有終歸無。而文字以久其傳。則無可爲有。何必紙上者。非吾園也。景生情中。象懸筆底。不

傷財不勞力。而享用具足。固最便于食貧者矣。况實
翔。則張設有。限。虛構。則結撰無窮。此吾之園。所以勝
也。園之基。憑山帶水。高高下下。約畧數十里。園之大
者。在山水。園外之山。羣峯螺粲。園內之山。疊嶂黛秀。
或橫見。或側出。或突兀而上。或奔趨而來。煙嵐出沒。
曉夕百變。時而登眺。時而延望。可謂小有五嶽矣。山
泉衆注。疏爲河渠。一棹中流。隨意蕩漾。傲睨放歌。頓
忘人世。穿爲池而滙者。以停雲貯月。養魚植藕。分爲
支而導者。以灌澆澆花。曲水行觴。淪其滯而旁達者。
接竹騰飛。焦巖沾潤。剗木遙取。隔澗通流。此吾園山
水之勝也。而其次在對木。穠桃疎柳。以粧春妍。碧梧
青槐。以垂夏蔭。黃橙綠橘。以點秋澄。蒼松翠柏。以華
冬枯。或楚楚清圓。或落落扶疎。或高而凌霄拂雲。或
怪如龍翺虎踞。葉棲明霞。枝坐好鳥。經行偃臥。悠然
會心。此吾園對木之勝也。而其次在花卉。高堂數楹。
顏曰四照。合四時花卉俱在焉。五色相錯。爛如錦城。
四照堂而外。一爲春芳軒。一爲夏榮軒。一爲秋馥軒。
一爲冬秀軒。分四時花卉各植焉。艷質清芬。地以時

獻。御林作賦。人以候乘。此吾園花卉之勝也。而其次在締造。飛閣參天。雲宿簷際。崇樓拔地。柳拂雕欄。曲房周迴。戶牖潛達。洞壑幽窅。燭火始通。種花編籬。香吹滿徑。插棘爲限。刺欲鈎衣。此吾園締造之勝也。更一院而分爲四。貯佳釀名茶。歌兒舞女者各一焉。又一院而分爲三。貯佛道儒三藏者各一焉。又一院而分爲二。貯名書古畫。鼎彝者各一焉。而又有雨花之室。衲子說空。碧虛之閣。羽人談元。加以猿嘯清夜。鶴唳芳晨。盆草吐青。文魚跳波。幽韻勝賞。應接不暇。他如山鳥水禽。鳴蛙噪蟬。時去時來。皆屬佳客。偶聞偶見。俱觸天機。此又吾園人物之勝也。至于竹徑通幽。轉入愈好。花間迷路。壁折復還。則吾園之曲也。廣岫當風。開襟納爽。平臺得月。濯魄欲仙。則吾園之暢也。出水新荷。嫩綠刺眼。被畝青蔬。遠翠浮空。則吾園之鮮也。積雨堦墀。苔蘚斑駁。淡秋霜露。蒹葭離披。則吾園之蒼也。怪石如人。雋堪下拜。閑鷗浴浪。淡可爲朋。則吾園之韻也。孤嶼漁磯。夕陽曬網。烟村酒舍。竹秒出帘。則吾園之野也。瀑驚奔雷。塵不到耳。藤疑懸梗。

枝可安巢。亭置危巒。升從鳥道。橋接斷岸。度自懸空。則又吾園之奇而險也。園中之我。身常無病。心常無憂。園中之侶。機心不生。械事不作。供我指使者。無語不解。有意先承。非我氣類者。望影知慙。聞聲欲遁。皆吾之得全於吾園者也。吾之園。不以形。而以意。風雨所不能剝。水火所不能壞。卽敗類子孫。不能以一草一木與人。也。人遊吾園者。不以足。而以目。三月之糧。不必裹九節之杖。不必扶而清襟。所託卽几席。而賞已周也。又吾之常有吾園。而併與人。共有吾園者也。讀烏有園記者。當作如是觀。

王丹麓曰。架上之書。纔是千年活計。不嫌鼻孔撩天。末一段結出大主意。與洛陽名園作平等觀。更請烏有先生受用。

琉璃盎雙紅魚記

黎遂球

琉璃爲盎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懸于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于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游于空虛。又不知其爲影爲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以寸。並以身入焉。而以爲人玩。魚則何樂。是烏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影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

其幾何魚魚故甚樂如江湖矣故夫人之生僅可百年而讀書挾策以圖未然之富貴爲詩賦弄筆墨以求傳其名又進焉而建立功德以與乎古者聖賢之列能者爲之不能者強而不息窮焉而自以爲可通幻焉而自以爲真得困頓焉而自以爲猶多餘地渺小焉而自以爲甚尊且大夫人之遊于世中何必其不然而亦何必不然崇禎歲壬午粵燈事甚勝有鬻是而綴以綵花使魚視之又將以爲林池草樹而以爲遊觀之戲者予偶得百錢易之記焉將以問夫得道者

衛永叔曰遊戲三昧開人眼孔澹人胸懷

王丹麓曰小中現大呆處得活

璚田山寺記

吳鍾巒

無始以來之有茲山也。吾惡乎知其始也。茲山之以璚田名也。吾又惡乎知其始也。璚田之寺之以山名也。則有始矣。惡乎始。始于唐。遞唐而宋而明。興廢者屢矣。當其廢也。荒烟蔓艸之所縈也。虎豹之所經。狐鼠之所穴。樵蘇之所不及。行路之所戒。以爲畏途而勿之顧也。猶天地之渾沌也。當其興也。名僧之所住。持比丘之所叅誦。宰官之所護法。文人墨客之所題詠。以志不朽者也。猶天地之自渾沌而開闢。自開闢

而文明也。吾又惡乎知茲山之幾。渾沌幾開闢而幾文明也。而惡乎記之哉。雖然。吾今之游于茲也。目之所見者。蒼松也。翠竹也。耳之所聞者。松聲也。竹韻也。所觀而玩者。泉也。石也。所瞻而禮者。寶殿也。所棲而息者。精舍也。予不能以無情也。而烏能以無記也。詢松竹之所以向榮。泉石之所以增勝。寶殿之所以圮而復建。精舍之所以易而更新。則成之者。僧濛公也。溯其始基。則有若陳居士。有若苦道人。而濛公之徒石也。居士之孫偉卿與予交者。皆有功于茲山者也。又烏可以無記也。嗟乎。莊生有言。南方之氏爲儵。北方之氏爲忽。吾與偉卿遨遊二氏間。而將進觀夫無始也。其果有夫無始也。耶。其果未始有夫無始也。耶。吾烏乎知之。還而問之濛公。濛公曰。吾弗知。吳子曰。彼修渾沌氏之術者也。偉卿其書之以爲記。

徐野君曰。真正讀書人。其眼自曠。其言自潔。

王丹麓曰。或源或委。直窮其勝。真能縹緲動人。

牆東詩自記

吳伯裔

牆東一隙地。可二畝許。誅茅爨險。繚以土垣。垣外雜種榆柳。夾桃花其中。春三二月。紅綠綺分。燦如也。門前植青槐四三。蔭可半畝。中構一小屋。不數椽。東西虛兩窓。前後相望。竹牀瓦兀。畧具名花異卉。苦不能致。周垣內種椿二百本。間以杏花椒花棗花萱草。成行。行內又復兩分。則榴花丁香紅白梅木槿雜花。對不必對偶。成列而已。屋後竹數竿。纔抽青柏數十株。方出牆。暮春休夏。時息其中。蔭滿苔砌。衆鳥欣托。或

微雨南來好。風與俱獨酌。短吟悠然有。會出門望平疇。五穀垂穎桑麻鋪。茶或與老農說。農事亦不減。無懷葛天民也。故取生平所爲詩名之。以自附王君公之後。牆東者。予城西南三十里田居也。

王丹麓曰。文以韻勝。詩以文傳。

焦林記

關士琦

游。花。源。者。至。水。心。而。返。卽。甚。好。事。渡。怡。望。溪。抵。龍。角。廟。觀。止。矣。焦。林。不。自。有。名。于。世。世。遂。無。復。知。焦。林。名。夫。謝。靈。運。伐。木。開。徑。方。山。子。遇。溪。山。佳。輒。止。使。必。狗。名。着。屐。胸。中。寧。有。活。山。水。耶。新。果。時。蔬。義。取。先。得。茗。琬。艾。殺。無。如。專。寵。以。予。觀。之。夫。亦。山。水。之。性。情。也。泊。舟。龍。角。殿。望。前。數。山。飛。來。忽。止。適。浮。水。上。叫。絕。欲。往。溪。淺。舟。膠。不。可。動。買。漁。舫。逆。而。上。舟。中。攜。酒。具。一。木。杓。一。乾。饌。倍。之。以。次。傳。食。不。載。他。物。防。舟。之。顛。仆。也。

予脫巾袒跣。十指垂船外。手在水中。與魚鼈相亂。溪廣不及丈。深不及寸。而洶湧澎湃之氣。往復激射。橫唾人面。舟水鬪則坐。舟水讓則眠。眠則聽溪底石流聲。細碎縱屑。如有人耳語。行里許。舟人報看山峯數百座。奔來溪側。適在吾面。偃仰前卻。迎送翔止。隻偶端斜。適與人意合。從此三四里。山凡數十折。目忙應接手。困指數。每回顧一山。未嘗不悔其造次也。溪盡爲坪。坪衡從可一里。羣山周遭。有如城闕。不復知向所入。路數家。歷歷巷陌相亂。如住一垣。人聲貌氣自成淳古。山中見外人。傲笑唐突。以爲逋客。爭欲執之。徐告所以。復皆惶惑。曰。子輩長子孫矣。實無遊客入此山者。四五老人。雞皮雪鬢。面如丹砂。見客無他。皆設酒食。席布田中。班草而飲。子女環列。其後各私相嘆訝。犬坐而吠。亦無心拒客。觴罷。從容問客何從到此。子蓋冷然不知身之在何世也。袁中郎先生曰。游仙源者。當以淶蘿爲門戶。桃花源爲軒庭。穿石爲堂。與沙蘿新湘爲亭榭。而水心其後戶。夫豈知重廊複道。別館離宮。仙子之迷樓。阿嬌之金屋。陳後主之臨春。

結綺漢武之露臺。蓬山固在丘荒。棧斷野水。閒雲之外也。

王丹麓曰。一望迷離。光搖銀海。

義虎記

王猷定

辛丑春。予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予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蹙者數。徬徨遠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

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鹿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踞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

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王子曰。予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主丹麓曰。奇情磊落。老筆紛披。

夜遊記

喬鉢

端陽後四夜。梅雨初晴。海天雲淨。兀坐舟山。漸又成愁。乃呼二小童。一持簫。一執矛。同予倒屣披襟。散步坐石橋上。看橋下廢溪。螢火數百。飛遊於青莎蔓草中。使人作佛燈鬼火想。遂登城。爲潮聲引去。立南樓望海。不見弗暢。與二童謀曰。其登鎮鰲山乎。卽從城頭緩杖。凡三憩而登鎮鰲。漏再下矣。萬疊蒼山。浸於碧海。一望大洋。涵於明月。耳之所聽者潮聲。皆響於眼。身之所披者山風。盡落於心。予吹簫。童子舞矛。遙

憶安期羨門之徒定皆泯沒。若有仙靈此時豈有復以人視我者。語二童曰。當持我歸。不則飛去。從山南下。至山根。路亂。迷一廢園後。叢薄蔭樾。蛙蛙沮洳。二童持矛撥蕭艾尋路。予坐牆陰。古剎下吹簫。四顧無人。幽陽轉影。如有奇鬼。呼之欲出。夜遊幽危。無復過此。向使就寢。不過半枕愁時耳焉。知海天之外。夜月之下。有此致乎。坡公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愁來輒往。愁海枯矣。

王丹麓曰。幽奇古峭。可與安石遊花山洞記並傳。

溫柔鄉記

徐士俊

醉鄉睡鄉之外。有溫柔鄉焉。其名著於漢。至今憐香惜玉之士。多有至是鄉者。惟腹負之將軍。與一二豪公子輩。不得入。卽入亦不能老也。其間氣候大約四時蚤暮。皆類春。三月時。花鳥煙雲。舉目如繡。有山名博山。有水號沉水。水從山罅中迸出。傾澗懷煙。馥郁千步。尋香者。僅蜂媒蝶使。得時時往來。鄉中人亦不甚防範。他若重門疊閣。皆以葳蕤鑰鎖之。令婢子次第相守。雖懷金竊窺。終不可。四角多綴夜珠。照徹若

明月月光之下。有簇簇擁護如紅浪然。正此鄉溪與處也。芳香酷烈殊甚。雜以流蘇之屬。但覺人間惡路。岐。幾被此中蓋盡。遂擁山枕。披錦幄。雙蛾罷羞。伶淥煙視枕上。釵。錚。錚。有聲。與玉彎金釧相間。須臾之際。汗如胭脂肉肌連拳。無刺罅。因私喜古人溫柔之語。誠不虛耳。無幾時。夢至一峰。雲雨半天。膩滑不可上。忽覩方幅地盡。成異花。欲采之。以歸。細而察之。繡。袜也。官街之鼓聲逢逢。鄰雞四號。曉月欲落。此鄉遂震動。但微視銀缸絳幃。希微黯淡而已。乃歌曰。維予與女。老於是鄉。無朝無暮。翠羽珠璫。流水涓涓。是名溫泉。玉山頽兮。何其軟綿。歌罷復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

王丹麓曰。天然一箇好題。而艷語柔情。不減飛燕外傳。

雁樓記

徐士俊

予家貧、不獲數畝、構高齋、畫閣、花徑、竹垣、僅促膝小樓一間、又與內子共之、名曰雁樓、良有以也、性愛書、不能多購、得意者若干卷、朝夕隨身、雁樓之外、無他地、讀書之外、無他事、樓中不堪植名花、異卉、則就小餅點綴一二枝、春日橫窓、花氣滿案、相對讀陶令桃花源記、別有天地、非復人間、壁間置素琴一張、紫簫一枝、名人山水畫一幅、雜以小樣吳箋、隨意粘玩、雪月之際、煮茶問字、或小酌半酣、則以解醒湯佐之、雁

陣翩翩從天外來。相與閒理冰絃。若不勝清怨者。則又信斯樓之與予有緣。而無暇他構也。然予性嗜整潔。殘紅亂翠。往往混入案頭。頗以爲恨。究不失共之意耳。作雁樓記。銘以八言。

毛羽不豐。聊寄一枝。秋風夜月。忽焉高飛。雖雖鳴雁。永矢勿移。晦明寒暑。爾樓實知。

王丹麓曰。文生於情。斯樓不朽。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往予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爲盛。予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予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山顛。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予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

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擊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憇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燄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牕。蕪鐙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叢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視燈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予見燈聚處。使人疾趨視。則無有其人。回眎予所在。反有之。予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予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爇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賸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予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予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巳卯。同游者爲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三君。俞秀才咫顏。予門下士。

王丹麓曰。泛濫星點。紆餘月弄。杜少陵山鬼吹
燈滅。及山鬼迷春竹之句。有此幽奇。

遊王園廢址記

朱一是

己亥九月二十一日。予同屠子闇。伯昭。仲登。蔣子丹
崖之草堂。蔣子出美酒。肥雀飯。予既罷。攜酒南北二
蕩。蘆水蒼茫。風微日澹。詠伊人兼葭之篇。爲之悵然。
也。旣而舍舟履阡。有斷流長丘。疎篁秀木。陰陰在望。
者。蔣子曰。此故王氏園址也。方王氏盛時。闢園亭臺
池沼。魚鳥花石。初其中。而歌童舞伎。與館客堂賓。春
風遊觀。夜月筵讌。故老猶艷稱之。不知幾何年。而忽
焉。蕪沒變爲冷草。孤烟其子孫。不能營窀穸。以南榮。

爲北邙殘棺破槨白骨纍纍與穿穴之狐兔縱橫雜處者卽王氏先世之豪貴人也嗚呼其可悲也已因思世相無常成住壞空遷變如環始自無而入有卒自有而歸無凡物盡然豈止一園等園而上之公卿大夫之園毋論卽如周之靈囿國遊漢之上林靈崑晉之平樂鹿子唐宋之華清艮嶽易世之後尚有存焉者乎帝室王居賞心樂事皆不可復問凡園皆然又豈止王氏一園然則因王氏之園以推凡園并推園以外之凡物莫不無有有無任乎自然之理與偶然之數烏可拘之爲成迹世人不察但見其目前之所遇無而有也謂之興有而無也謂之廢見其興也輒然以樂見其廢也愀然以悲情由境遷境由遇別膠固結轆而不能遣斯真夏蟲不可以語寒而禱中蟣蝨不知天地之廣大也豈不惑哉予與蔣子及同遊者苟能通其惑則今日登王園之廢址非廢址也其盛時之規模宛然在目猶將樂王氏之樂卽王氏盛時亭臺池沼魚鳥花石具在而淒涼寂莫之狀態逆覩之先我心而有獲無事乎寤日夜靡金錢紛紛

營建爲矣。知興廢之倚伏。卽悲樂可易地也。昔王右軍作蘭亭記。崇山峻嶺。茂林清流。極視聽之娛。卽悟及乎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夫世相無常。莫大乎生死。此外皆爲長物。則夫顯顯奕奕。富貴功名。一切浮華。泡影之事。皆可以脫焉。而無累矣。茲遊也。能以王園廢址。與蘭亭同類而觀。不更達矣哉。蔣子道心人。更隱縉雲。歸與朱子爲友。有北風攜手之懷。知其可語此也。記以遺之。

王丹麓曰。成住壞空。讀之生悟。

○ 悔園記

朱一是

悔園者。硤川處士周仙佩別業之名也。仙佩因其館甥顧子伊藩。請記于予。予曰。何悔之云。顧子曰。吾舅之爲園。不知園之難也。率意而爲之。名曰率。其後竭中人之家之力。園猶不成。創構之室。室未備也。已。傾創積之山。山未亘也。已。平創濬之池。池未廣也。已。塞日皇皇焉。園而卒不園。乃始悔始之率。易率爲悔。誌實也。用自警也。朱子曰。嗟乎善哉。抑不達矣。人之爲園。爲之而已。何必成乎。造化之理。不成則成。成則毀。

凡。人。之。情。不。成。則。趨。成。成。則。意。盡。且。園。之。成。不。成。亦。豈。有。常。名。者。苟。仙。佩。竊。竊。然。適。可。而。止。則。未。備。備。矣。未。亘。亘。矣。未。廣。廣。矣。安。得。謂。之。不。成。苟。仙。佩。竊。竊。然。不。如。是。不。止。雖。備。室。亘。山。廣。池。而。窮。巧。肆。欲。則。未。備。未。亘。未。廣。者。終。有。在。安。得。謂。之。成。乎。然。則。成。不。成。生。乎。爲。園。者。之。心。而。不。在。乎。園。吾。謂。今。日。仙。佩。不。成。之。園。正。愈。于。成。抑。卽。可。爲。成。悔。云。悔。云。不。亦。謬。乎。吾。將。移。書。仙。佩。易。悔。而。還。故。名。曰。率。雖。然。天。下。始。于。率。者。常。至。于。悔。仙。佩。道。心。人。或。自。言。其。進。德。之。序。寓。意。于。園。未。可。知。也。顧。子。試。爲。我。叩。之。

王丹麓曰：十年讀書，具此識力，喚醒世迷。

米山堂記

胡貞開

士有不得志。則佯狂歌呼。以鳴不平。不則窮愁邑邑。弗可解。不則幅巾方袍。裾撫前言往行。眩世而矜俗。不則爲緇流。爲黃冠。爲醫藥卜筮之術。不則具寒暄書。走數千里。交接物情。不則謀田宅。審嫁娶。馳騁鄉曲。人貌榮名。不則陰挾翰墨。裁人之善惡。以饜其忿好之心。苟足以發舒其不得志。無所不爲。古人任天而不任人。今人則因時而不因命。吾道日益岐塗矣。予不才。被放歸里。而先人之廬。爲暴客侵擾。不可住。

乃卜西湖之半塘居焉。旁有弗地。燔之闢之。封四時
菓蔬。列槿蔽外內。壘石以爲崗。濬滄以爲池。登高臨
深。未嘗廢嘯咏也。釣鮮割臠。未嘗無宴樂也。移家園
書屋三楹。於竹石之要地。蜨叟藍翁。爲予法南宮父
子畫一壁。遠近觀畫壁者。咸嘆美其米家山。而因以
號吾堂。而吾友沈魯餘則曰。此堂左圖書。右山水。何
必減米家船。况以予性嗜石。剏峰刻磴。逾時不休。遇
風雨疾病不能出。則圖寫之。其顛又何必減米家石。
米山之名不忝矣。堂四面洞達。隱几則齒遇林水之
幽。跂足則妙延湖山之勝。伏聞娛老以是最宜。乃世
有卑之者。以不聖不斲。荒簡如窶僧之茆蓬。何足云
堂。予顧而笑曰。千尋之閣非不高。萬間之屋非不廣。
且適。然吾常入富貴之家。見重門扃鑰。候日移不啓。
主人出。必傳呼擁衛。見賓如朝儀。不數年而天殃而
形戮。而子孫宕佚。不守茂草丘墟。吾目擊者。比比德
薄。享厚。此堂猶懼不終。敢言卑乎。雖然。吾目之所寓。
足之所涉。江淮河漢。汝汝濟漯。淇衛汴泗。桑乾滹沱。
邢溝漳水。洞庭彭蠡。瀟湘馬當。居鄭震澤。天津之口。

宣房之堤。南登祝融。北極邢代。東望鳧嶧。西循太行。識匡岳於潯陽。跨黃鵠於鄂渚。吳會三江之奇。椰桂二嶺之險。孔林孟墓。禹穴義陵。凡天下雄奇瑰麗之觀。十得七八。今退而坐此堂。追扳往蹟。萬里具在。安知此堂之卑。且吾聞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士卽不得志而隱。必于其方。若買山而居。築垣而避。悻悻自好。以成獨善之名。此發舒其不得志之一端也。則吾豈敢。

王丹麓曰。因小休歇。得大自在。文能曲盡人情。

泰興觀女樂記

張綱孫

泰興。古海陵地也。季家稱世族。而家僮百千餘人。其園池臺榭。古器書畫。固爲宇內絕無。而又有女樂數部。皆便娟妙麗。極一時之選。年可十六。至十八九。各具閨房秀色。無世俗女伎之態。誠足歡賞也。其凝粧艷質。金鈿細步。出簾而生。羞澁者爲一姬。冠晉人巾衣公子服。而翩翩者爲一姬。雙鬟侍立。肉豐厚而微澤者爲一姬。霞珮珊珊。手執如意而散花者爲一姬。其一姬則朱顏而白鬚。作老翁狀。旋坐席。而又一姬。

破衣藍縷。髮修修下垂。像人閭老母。扶杖而隨其後。而冰姿綽約。體貌妍長。被素絲之衣。而或時掩袂而泣。長跪二姬前。如新婦孝於舅姑。此一姬又善寫愁容者。也。烏帽。負袍。足著小靴。揚鞭疾馳。一姬貌爲使者。而所追送者。又四姬。如不得已而行。雲髻半墮。插兩雉尾。飛裾長袖。襖帶委蛇。輕回淺拂。乍頓履而月遲。忽逐風而輕舉。羣和而歌。如哀如訴。爲出塞之聲者。抑何其淒以怨也。蟬鬢之上。加以武士冠。毳毼有鶯鳥之羽者。左之左之。二姬侍焉。右之右之。又二姬侍焉。而一姬南嚮坐。帳中冠大將軍冠。怒揚蛾眉。按劍而立。而其旁又有歛容凝黛。負弩矢跪起。首戴兜鍪者。六人。身具橐鞬。承指諾諾。鶯語嘹亮者。一人。共七人。亦皆姬也。其貌爲童子。髯頭戲謔者。雖爲姬。實醜女也。而芳顏玉頰。似花含露。或爲軍校。揚旗而前。或爲女奴。簪花而後。流盼橫波。含笑迎人。此一姬又姬中之絕麗者也。凡歌之時。有二姬並坐於簾幙。而一則嗚嗚吹簫。一則砰砰擊鼓。俱有應節而響之妙。斯亦音容之美備者。已約之共二十餘姬。而娉婷於

芙蓉之褥。宛轉於玳瑁之筵。雀釵慣搖。鳳鳥交錯。寶
袿羅裙。自然香溢。悲絃急管。淡蕩春思。吐詞流戲。靡
之調。更衣洩蘭麝之馨。雖霓裳羽衣之樂。不是過也。
嗟乎。予生華胄。性悅優閒。被薜荔如羅縠。愛泉石如
冶妖。西施松竹。楚息煙霞。可謂恬淡寡嗜。遠於世味
矣。而當此之際。不覺移情。低徊贊嘆。留連不已。乃知
我輩鍾情。此言洵非虛也。如是者三晝夜。艾而後罷。
故序次之。以爲盛集云。

王丹麓曰。敘事錯落如玉艷花明。令局外人想殺。

四福齋記

毛先舒

江子九翁。嶽寄歷落。高尚士也。山中偶揭洞天福榜。
稱三福焉。僕竊愛之。更紀四福。三徑蓬蒿。十年裘葛。
烹葵當肉。剪紙糊牕。籬塌不修。山居無警。是爲貧福。
謹慎起居。淡薄滋味。因解醫理。獲遂閒心。道念加淡。
世味轉淡。是爲病福。門少車馬。室唯琴書。看雲獨眠。
對竹長嘯。寒暄不涉。裁答已疏。是爲冷福。耳忘是非。
口絕臧否。酒杓不落。硯池欲枯。化識爲愚。在醒如睡。
是爲默福。遂顏做廬曰四福齋。此四福者。未知于子

九翁三福何如。然四福先生可以終老。于是齋矣。是爲記。

王丹麓曰。四福主人可敵四休居士。造語皆韻而蒼。

南湖看花記

陸進

南湖藝花自胡用章先生始也。先生賦才風雅。來令餘杭。不數月。訟清民和。政事之暇。與何樸菴吳無稱王又韓諸君子。臨湖攬天目。諸山翠色。至嶼淵亭而觴焉。亭之勝不減武林孤山也。湖堤一帶五里而遙。多惡木。先生乃命芟之。與諸君子分疆而理。多者得百餘步。種桃李可三四十本。少者得五十步。種可一二十本。間以楊柳櫻桃梅杏之屬。不旬日間。嘉卉森列。先生遊而樂焉。于是有南塘藝花之詩。和者接踵。

予步韻得四章合而釋之洵一時盛事也數年以來
花益盛庚子邵子于王來約看花以家君抱病不往
其明年復以他事不果往今年花朝邵子以詩寄予
有俗煞西冷子怕見南湖花之句予讀之呀然笑也
乃偕徐野君先生許士若允明侍家君以行扁舟而
往風氣融和遠山如畫漁歌滅沒在斷煙叢葦中家
君與士若手談允明從壁上觀野君扣舷高吟得句
頗多惜無筆墨予則滌茶鐺烹蘭茗以供比舟抵餘
杭方亭午予謂數年遙想桃源今已入其地何必更
飯胡麻耶邵子邀予飯已循李玉橋而南入三賢祠
祠面湖憑欄遠眺心目朗朗恨不能泛舟以游因思
用章先生以建議蓄水不果而去良可嘆也維時四
山雲氣變幻百出步里許兩岸桃花一望如錦而梅
柳又復參差至三元殿湖流始淺波紋蕩漾右接平
壤阡陌間多翠麥黃花沿山修竹數里雜以喬松古
木蒼翠襲人應接不暇頃之雷聲迸發密雨驟至于
王日前堤花正佳留以供明日朝餐乃緩步而返各
賦南湖看花詩及暮雨竟不止更餘月光逗雲間雨

聲亦絕。同人大喜。詰旦往遊。山容水色。柳情花態。又
是。一。番。境。界。此。正。花。光。暎。媚。對。客。時。也。午。刻。邵。子。攜
樽。壘。挈。茵。席。更。偕。趙。子。先。遠。許。子。甸。蜚。郎。子。蘭。森。至。
酣。飲。花。下。起。步。喚。淵。亭。中。崖。色。流。青。溪。聲。瀉。玉。石。勢。
如。飛。來。峰。倒。插。一。泓。曲。水。便。是。蘭。亭。勝。處。諸。君。子。開。
澹。之。功。真。足。不。朽。矣。是。日。獨。徐。野。君。先。生。不。在。座。爲。
王。又。韓。令。子。殿。威。邀。飲。古。藤。橋。畔。殿。威。蓋。野。君。門。下。
士。也。留。連。三。日。而。還。時。壬。寅。三。月。十。日。記。

王丹麓曰、中郎六橋桃花記妙矣。讀此又移我情。

梁昭明讀書園記

周大綬

史稱梁昭明好學多聞。通知今古。終日誦書不輟。夜
則使其官屬誦而臥聽之。迺有脫誤。悉識之。以責誦
者。自古元良。主噐其博。學能文章。殆莫過於統也。故
今地志所載。江左千里之間。凡爲昭明讀書遺蹟。不
下十餘處。而禾郡桐川密印寺讀書園爲其一焉。是
豈六代之季。猶爲近古。萬乘儲君。未嘗高居深宮。以
自尊貴。車駕時遊郡國。親近士大夫。以周知民隱。歟。
抑魏晉以後。習尚浮華。太子都通賓客。好遊宴。如鄴

中故事。昭明因之而稍進。以儒術故。所至以讀書名。歟。夫天子之學。與經生章句有異。昭明雖好學。其所好者。工文章。善談名理而已。未必有當於帝王治世之道。論者惜其年歲不永。不及嗣位。然以彼所學。卽令富于春秋。克膺大寶。爲守文之令主。則有餘其果能幹父之蠱。盡反武帝臺城之悔。軼簡文而上之哉。終梁之世。不過再傳其父。佞佛而其子。綴文大業。所以不競也。獨昭明天姿淑美。孝友天植。性無他嗜。行無雜累。其流徽未隕。爲世所稱。故其讀書之地。後人都咨嗟傳說之。特其地久入梵宇。噐鉢無聲。風流雨絕。恐世代遼遠。忘其所自。將使好古君子。仰止闕如。是亦尚論之大憾也。爰爲之記。

谷霖蒼曰。議論正大。絕類宋金華家法。

王丹麓曰。文不滿四百字。而抑揚起伏。纏綿感慨。屈曲不窮。極行文之勝事。

嘉對園記

姜宸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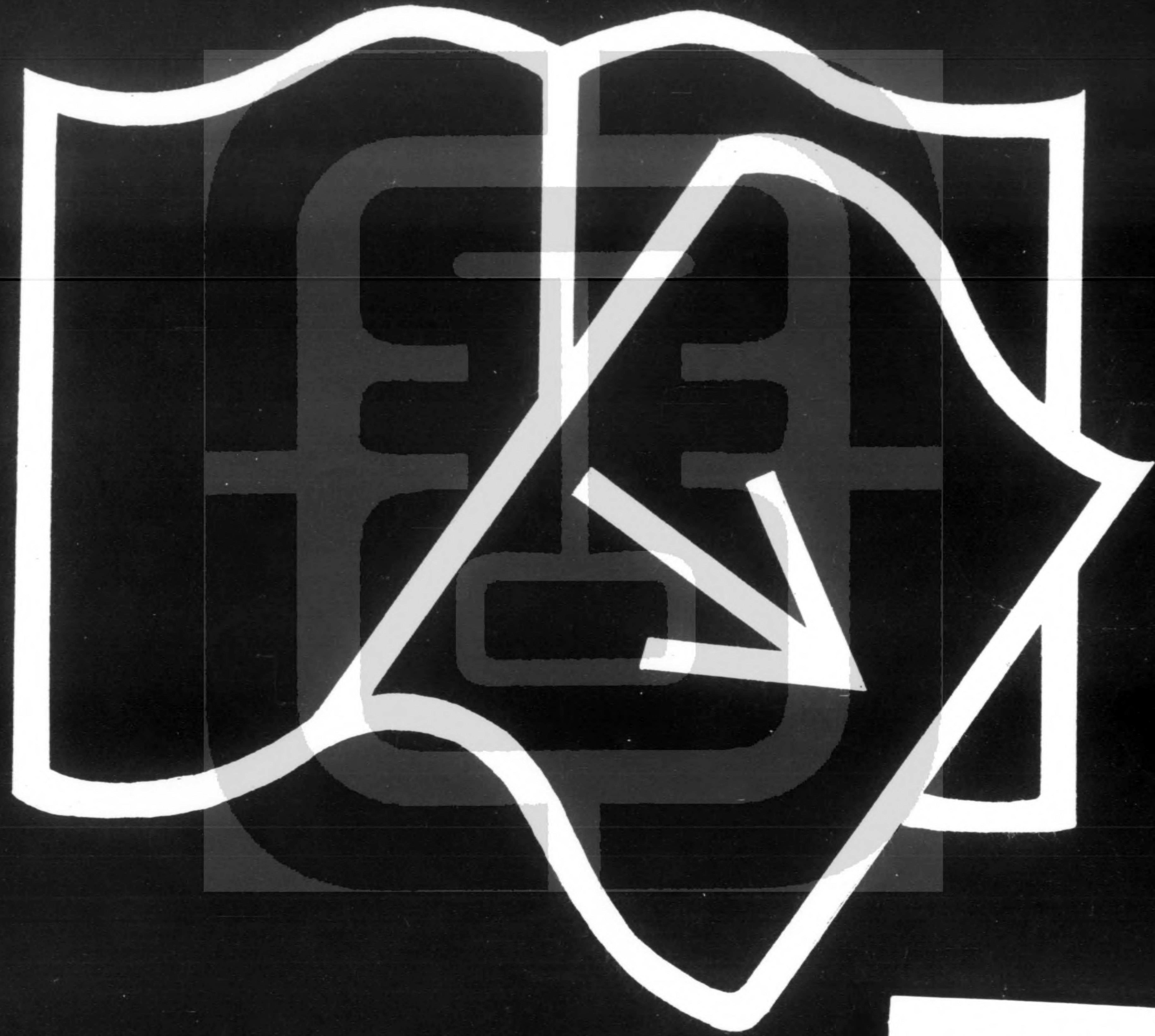
予嘗謂園亭之勝。惟勳戚豪右之家。其力大者優爲之。而結構之善。無取焉。若夫山人墨士之一丘一壑。固不足以語於天下之極觀也。而讀書工文章之士。旁出其力以與彼有力者爭勝。非不可喜。然常苦於其力之所不繼。故必士大夫之賢而能文者。其力始足以備經營其氣象之瑰梧奇偉。與夫意思之規畫。曲折始足以盡江山之美。而極登眺之樂。然薦紳先生之所處。多在通都大邑。車騎往來。稠雜紛沓。稍

遇事變則廢復無常處。故予自江東祖道千里以來。及於大江之南北。見所過富貴家。亭池餘址。所不湮。爲茂草而棄。爲牧馬之悲嘶。寒風之蕭颯者。恒十不一二。其間所號爲士大夫。則結綬數千里外。水陸奔走。視所居如傳舍。求其狎魚鳥。友猿鶴。如古所謂遊方之外者。抑又難矣。延令去維揚。不二百里。其風俗之韶麗。與揚爲近。而僻介一隅。無過客之擾。戎馬之患。吏部季公用文章取高第。家食優游者垂三十年。故得以其間。治園於其邑之東偏。日累月積。而維揚。

其巖洞窈窕。水流汨

之颯然。則阮籍孫登所

以長嘯而不返。而鳳鸞鳴。而虎豹嗥者也。然而遠望
極目。則長江明滅其外。江南諸山。恍若可覩。而予顧
有不能盡述者。噫。是非所謂賢而能文者。而又以其
力致之。且不役役於富貴利達。以其瑰梧奇偉之氣。
而盡其規畫曲折之善者耶。予雖不工於文章。顧足
之所涉。目與心會。雖其力不足以致之。而倦遊偃蹇。
則反如仕宦之奔走於聲利。而日不暇給者。然常南
望舊廬。忽忽自慨。以爲無益。蓋自吾之得遊於此。而



原件短缺

P93后缺

